

記第二屆東亞阿爾泰學會議

(上)

月 三

一、東亞阿爾泰學會議簡介

去年八月，國立臺灣大學主辦了一次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共有二十二名，分別來自亞歐美三大洲，代表中日韓三國。會議從八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前後歷時八天。會中宣讀的論文和報告，更是有關阿爾泰學的專門問題，學術價值相當高。現在我把這次會議的若干重要內容，分別記敘如後，以供國內外關心人士參考：

近代以來，學術分科細繁，很多具有特殊性質或同屬一類的學科都紛紛自立門戶，一則藉以強調其重要性，再則也是為便利學界，從事專深澈底的研究，阿爾泰學的成立，也是基於這一層原因。

阿爾泰原指阿爾泰山而言，阿爾泰語為整個北亞、中亞歷史上以及現在諸民族所使用語言的概稱。如果從地理分佈上來說，這一語系應該包括西起土耳其以東的中亞、西伯利亞、我國的新疆及東北北部、朝鮮半島以及庫頁島等俄日濱海地區。從歷史上看他們則為古代匈奴、突厥、回鶻（維吾爾）、契丹、蒙古、女真、滿洲以及高麗等種族及王朝。西藏本應屬於漢藏語系，不過

因為這一區與蒙古等族的關係密切，特別是宗教方面的關係，所以國際學術界一直把西藏列入阿爾泰學範圍。綜上所述，所謂阿爾泰學就是指研究這一帶民族語文、歷史、文化等方面的一種專門學科。

由於阿爾泰學在東方學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歷屆世界東方學會議中都特設一個中亞——阿爾泰學組。第二十四屆世界東方學會在英國劍橋集會時，阿爾泰學組通過了一項決議，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國際阿爾泰學會議（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簡稱PIAC），每年集會一次，邀約世界阿爾泰學者，共同研討這個學科裡的專門問題。阿爾泰學從此成為世界公認的重要學科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日本京都大學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之下，邀請中韓兩國阿爾泰學專家到日本開會，組成東亞阿爾泰學會議。中日韓三國學人熱心支持這個組織的原因約有：（一）日韓兩國與阿爾泰民族之間有着異常密切的關係，他們在種族與語言等方面都有共通的來源，至少有很多的相似之處，這是激發日韓學界一直看重阿爾泰學研究的主要原因。我們中國向來就關心阿

爾泰族的一切，以前正史裡多有他們的專傳，私家著述中提到他們的活動的更是屢見不鮮，而阿爾泰族在我國歷史上還建立過幾個皇朝，他們對中國疆土的延伸，民族的融和，文化的更新都有很大的貢獻。這是中日韓三國研究阿爾泰學的基
本興趣與動機。（二）近幾十年，東亞國家陸續發現的阿爾泰學資料很多，從第一手的史料到碑銘等實物，應有盡應。尤其我們國內故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等機構收藏的阿爾泰學書檔，更是豐富美備，為世界各大收藏中心所不及。我們東亞地區有資料，有學人，有良好的研究傳統，而阿爾泰學的主要內容又與東亞地區有關，中日韓學人組成東亞阿爾泰學會是自然合理的，也是義不容辭的。（三）在阿爾泰學研究方面，歐洲學界承繼了十八世紀以來他們祖先成就的產業，水準一直很高。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財力豐足，多年來延攬人才，搜購資料，推動研究，現在也已到達了執世界牛耳的地位。日本則自明治維新以後，就加強滿蒙及其他阿爾泰學的研究，現在不但歷史悠久，成就也斐然可觀，不論人才著作，在質與量上都受到國際學壇的重視。因此，就研究現況言，歐洲、美國和日本是當今世界主要

研究中心。一九六六年日本首倡東亞阿爾泰學會議的召開，原因就是在此。

第一屆亞洲學人召開的阿爾泰學會議是日本京都大學負責籌備的，會議主持人是日本阿爾泰學前輩學人田村實造先生（現已退休）。出席那會議的計有日本學者九人，中國學者三人，韓國學者二人。會中除由大家分別報告各國研究概況外，並作成一項決議：中日韓三國學人共同組成一個永久性的阿爾泰學組織，一至二年開會一次，公推日本大阪大學山田信夫先生為大會執行秘書，並且給這個永久性的會議命名為「東亞阿爾泰學會議」(East Asian Altaistic Conference)。第二屆會議於一九六八年九月在漢城舉行，由漢城大學校長崔文煥出名邀請，李崇寧教授主持，出席韓國學者九人，中國三人，日本人，會議八天，一切圓滿。去年輪到我們中國籌辦第三屆會議，日韓代表一致要求臺灣大學主辦，因此錢思亮校長在去年六月間發出邀請書，邀請日韓代表來我國參加會議，並請沈剛伯先生擔任大會主持人，姚從吾、廣祿、周昆田三位名學者做大會的學術顧問，決定八月裡舉行會議。這次會議雖然和一般的學術會議內容一樣，但是有幾件事是值得在這裡提一提的：第一、本屆會議是歷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計有中國學者十一人、日本學者六人，韓國學者五人，共二十二。其中日本學者島田正一郎和岡田英弘、韓國學者黃元九和我國的席振鐸都是自費參加的，席先生自西德返國，日本的岡田則由美國趕來，大家對這次會議的重視，由此可見。第二、本屆會議

對於宣讀論文一項特別著重，會期中一共提出了論文十八篇，都是有關阿爾泰學的專門作品。第三、本屆會議有一個充滿阿爾泰色彩的開幕典禮和一個由旅臺邊疆同胞表演歌舞的「阿爾泰之夜」，還有國內展出的阿爾泰學文獻，珍貴無比，更是這次會議中的特色。

二、別緻的開幕典禮

記得第一屆會議在京都舉行時，主辦人特意安排京都近郊的羽田紀念館為集會的場所。這個紀念館是日本實業家三島海雲為紀念他的好友羽田亨博士而出資興建的。我們知道：羽田亨先生是日本阿爾泰學的前輩大師，對西域史的研究是有極大成就的。幾十年中，他不但給日本史學界開拓了新的境界，並且也培育了很多專門人才，奠定了今天日本阿爾泰學的堅實基礎。羽田館的外形仿照了中亞及土耳其一帶建築的式樣，平頂拱門，樸實大方，象徵西域文化的一部份，也足以說明羽田先生一生治學的主題。用這樣的紀念館來開阿爾泰學會議，其用意是深遠的。第二屆會議在漢城大學校總區會議室舉行，這間古老的屋子雖然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可是在會議室的近鄰就是漢大的總圖書館，這裡面珍藏著李氏朝鮮奎章閣中的書檔，包括若干滿蒙資料，是目前韓國文獻的寶庫。開會期間，代表們不但可以隨時去盡情參觀，同時也可以請管理人員代製珍貴書檔的複印本或顯微膠片。今年第三屆會議用臺大語言實習室為會場，當然這地方與阿爾泰學的關係並不多，不過它是臺大校舍中最高的建築，走

廊上可以遠眺臺北市景，同時屋內又裝有冷氣，在盛暑的八月裡，實在能給人舒適。然而，主辦人利用這裡作會場的最大原因，還是因為它有一套近代化的錄音設備，可以記錄下會議整個的活動和內容。

八月十八日是大會開幕的日子，上午九時日本代表萩原淳平、神田信夫、松村潤、岡田英弘、島田正一郎、山田信夫；韓國代表崔鶴根、金芳漢、高柄翊、李崇寧、黃元九；中國代表陳捷先、陳慶隆、阿不都拉、傅樂成、札奇斯欽、李學智、歐陽無畏、席振鐸、孫同助、陶晉生、王民信一行專程到臺大校長室作禮貌的拜訪，因為錢校長臥病臺大醫院，由沈熊慶代校長接待，大家相談甚歡。十時正，大會揭幕，由沈剛伯先生主持，到會的各界來賓約五六十人，有政府首長，有學界名人，有留華的外國學者，也有業餘治阿爾泰學研究的熱心人士，濟濟一堂，真是一次難得的盛會。由於東亞阿爾泰學會議在成立之初就決定以英語為會議通用語言，所以這一次我們也只能依照舊例。沈先生在開幕詞中首先談到阿爾泰學研究的重要，從人種、地緣、歷史、文化等背景來說明這次會議的性質與意義。同時他除了希望中日韓三國學人合作努力，加強研究以外，並感謝國外學者的應邀來華，各界人士的觀禮，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以及籌備工作人員的辛勞。沈先生演說以後，韓日代表李崇寧及山田信夫也相繼致詞。他們一致認為中日韓三國在民族與文化上和阿爾泰族有不可分的密切關連，組成中華民族的五族中，滿蒙回三者就是來自阿爾泰

系。日韓兩國和這一語系的關係更深，甚至可說根本就是阿爾泰系的一支。他們對於這次被邀來這保存並發揚中華文化的基地臺灣開會感到無上光榮。他們一定能藉此了解更多的阿爾泰文化精義，聯絡更多中國研究阿爾泰學的學人，將來的合作是可以預期的，東亞人研究阿爾泰學的前途會是更光明的。當然他們結束演講的時候，都對籌備這次會議的錢校長，沈先生以及幾位顧問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開幕典禮的最後一個節目可以說是當天典禮中最精彩的節目，主辦會議的人邀請了幾位學者分別用我國邊疆的語言，向大會作簡短的演說。廣祿先生說滿洲文，阿不都拉先生說維吾爾文，席振鐸先生說蒙文，歐陽無畏先生說西藏文。他們都強調東亞學人集會研討阿爾泰學是絕對需要的，我們用自身的語言，文字和史料來研究自己的問題，不但便利，而且有效。這項會議的成就不但對亞洲國家民族的了解有幫助，對世界學術界也將有極大的貢獻。

這一系列珍貴的演說，在臺大語言實習室主任楊民皓教授的設計和幫助下，已由助理先生們全都錄下了音，據說將來會把錄音的拷貝分贈會議代表和有關人士，作為對這次別緻的開幕典禮的一種紀念。

三、阿爾泰學研究現況

本屆會期，雖然前後共有八天之久，但是節目太多，日程顯得很緊。八月十八日上午開幕典禮以後，接着就是中日韓三國代表報告大家年來

研究阿爾泰學的現況，中國方面是札奇斯欽先生報告的，主要內容大約可以簡略說明如下：(一)關於阿爾泰學的研究以及滿蒙回藏等語文的教學，現在國內至少有八個公私機構在分別從事研究和開設課程。這八個機構是：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故宮博物院、國防研究院、中國文化學院以及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等。(二)臺灣大學目前開設有關於阿爾泰學的語文和歷史課程計有：廣祿先生的「滿洲文」、札奇斯欽先生的「蒙古文」；姚從吾先生的「遼金元史」及「東北史專題研究」、傅樂成先生的「隋唐史」以及陳捷先生的「清代史」、「清史資料」等。姚從吾先生正從事元朝忽必烈時代中國「南人」問題的研究，陳捷先生則利用故宮舊檔探求有關滿文滿語和滿洲漢化的一些問題。(三)政治大學現在有羅桑益西先生的藏文、哈勒楚倫先生的蒙文和劉義棠先生的維文等課程。哈勒先生正研究蒙古的文學，詩歌及寫作風格等問題，劉義棠先生則在着手土耳其與維吾爾歷史關係的寫作。另外政大今年又新設一個邊疆研究所，由札奇斯欽先生任主任，聘請了周昆田，阿不都拉、歐陽無畏諸先生在所裡講授蒙古學、土耳其學以及西藏學方面的專題課程。(四)師範大學現有李符桐及王民信等先生開隋唐及遼金元方面的歷史課。李先生目前研究元初蒙古統治下的女真，王先生則注重蒙古文化方面的探討。(五)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李學智先生正在廣祿教授的協助下翻譯清太祖天命五六年間的舊滿洲檔，並且在分

析努爾哈齊時代的建儲問題。陶晉生先生甫自美國歸來，研究的主题是女真文化與中國的影響。陳慶隆先生的鑽研對象則是土耳其的語音學，並探討若干我國古文獻中有關西域名詞的語源以及語義諸問題。(六)故宮博物院現藏清代檔案很多，是世界任何收藏清史檔案中心不能比匹的。年來文獻處同仁除了整理並影印了「舊滿洲檔」十冊五千頁以外，又編製所藏漢文「宮中檔」的目錄。「宮中檔」是清代大臣上給歷朝帝王的奏摺，摺上常有皇帝的硃批，價值很高，是第一手的原料。奏摺的總數量約有十二萬多件，明年春夏間就可以編製完畢。此外他們又籌備編印「故宮文獻」季刊一種，專門發表清史研究論文和院藏的清代檔案，預定本年十二月間出版第一號。(七)國防研究院的周昆田先生和中國文化學院的張興唐先生除授課外，並從事中國邊疆史專著的寫作。(八)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是個純粹的人民團體，由一羣對我國邊疆文史有特別愛好的人士組成，現在的負責人是廣祿先生，年來經常舉辦演講會及座談會，討論邊疆問題。該會前後出版過「西藏研究」、「蒙古研究」和「新疆研究」諸書，並影印了幾種滿文的古籍。(九)蒙古旅台同鄉年前在臺北設立了一所蒙文學堂，專門為蒙古年輕一輩子弟而設，課程着重語文，由德古來先生主持，教師還有包克、羅柏森諸人。(十)過去一年中，國內學界對阿爾泰學的著作很多，已出版的重要著作有：姚從吾的「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前後南人問題」等；札奇斯欽的「十八世紀以來游牧民族勢力在北亞不能發展的原因」、「蒙古可汗們何以信仰了土番的佛教？」等；陳捷先生的「清

室姓名清化考」、「舊滿洲檔述略」等；李學智的「試論滿洲興起時文化演進的趨勢」等；黃金河的「哲布尊丹巴與外蒙古」等等。

有關日本在過去一年中阿爾泰學研究的情形是由大阪大學山田信夫先生報告的。由於日本各地普遍有學潮的關係，教學與研究都受到影響。山田先生把他們國內的概況分成三方面扼要地說明如下：第一、關於野尻湖年會的活動；野尻湖位於長野縣境，是日本的避暑勝地，也是他們的國家公園。每年夏天，日本全國研究阿爾泰學的人，特別是年輕一輩的，都紛紛從各地趕來參加這一年一度的「忽刺兒台」（原是蒙古帝國時代的宗親重臣大會），報告大家一年中研究阿爾泰學文史及民族等的情形，並藉此短暫的聚首來交換彼此工作的心得。今年的年會是七月十三日開始的，為期四天，出席的人只有三十多位，比往年少了很多。這次會中，他們討論的主題是薩蠻教和遊牧民族的封建制度等問題。第二、有關內陸亞細亞學會的活動；這個學會已經成立了十多年，前後出版過三十多冊有關遊牧民族社會研究的論集。該會會員也每年集會一次，宣讀論文。去年十一月在東京召開年會，討論遊牧民族經常侵擾農業地區的原因；雖然原先是為了中學亞洲內陸史教學而擬定的這個主題，可是討論的內容却遠超過了一般中學的程度。在會中發表專題報告的有松田壽男的古匈奴時代、田村實造的五胡十六國及北魏時代以及東京大學村上教授有關蒙古時代的分析。第三、出版方面：日本學界這一年出版的阿爾泰學論文和專書仍然為數不少，其

中以山本謙吾遺著「滿洲語口語基礎語彙集」、今西春秋的「五體清文鑑譯解」、後藤富男的「內陸亞細亞遊牧民族社會研究」以及岩村忍的「蒙古社會經濟史研究」等等最為重要著名。山本氏的著作分滿洲口語為人體、衣、食、住等二十七大大類，列舉三千零六十一個重要基礎語，分類排比，注以國際音標，比較滿文口語與文言之異同，並附英日文解釋。書末另錄滿語、日語及英語索引，是近代學習滿洲語文的必備參考書。岩村忍的大作是他畢生從事元代經濟生活、社會結構和軍政制度等研究的成果，學術價值很高。

韓國研究阿爾泰學由來已久，新羅時代就開始研究阿爾泰族語言，高麗王朝更成立通文館，專門分析外來語，後來更擴大改組為司譯院，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年李氏朝鮮覆亡，其間五百多年，韓國政府從未改變過對阿爾泰學的重視。二十世紀以來，朝鮮動盪不安，學術研究，幾乎停頓。直到韓戰結束，學者們才卸下戎裝，從廢墟上重建這方面的工作。二十年來，辛勤耕作，目前主持阿爾泰學研究的重要機構有：漢城大學的東亞文化研究所、延世大學的東方學研究所，成均館大學的大東研究所以及民間的白山學會等等。韓國近年來又認承他們自己的民族原係阿爾泰族的一支，因此，一切研究韓國的學問也都可以說是阿爾泰學了。李崇寧先生這次報告韓國年來的研究現況時，他介紹了一些有關阿爾泰學的著作。在歷史方面有：高柄翹的「一二一九年蒙古朝鮮友好結盟性質之研究」、金庠基的「韓濼貊移動考」、金貞培的「濼貊族研究」、金廷鶴的「

韓國民族形成史」等。語文方面有：李崇寧的「韓文母字調和研究」；金芳漢的「韓國現藏蒙文資料」、三田渡碑蒙文研究」、「黃金史研究」等；李基文的「蒙語老乞大研究」、「滿洲與朝鮮語比較研究」、「論中世女真語音韻」等；崔鶴根的「滿文大遼國史譯註」；朴時仁的「阿爾泰語音研究」；朴恩用的「滿文文法考」以及成百仁的「滿洲語母音調和考」等等。

此外，韓國學界非常重視年前金元龍先生（漢大教授）的考古調查。金先生曾發表過一篇「韓國南方島嶼考古調查報告」，文中認為由於梳形陶器在韓國出土，足證朝鮮民族是從西伯利亞烏拉山以西逐漸東下，沿圖們江及鴨綠江而入朝鮮。再因為巨石「多爾門」（Dolmen）的發現，更可以說明韓國人的祖先與西伯利亞一帶的民族在文化上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總之，韓國近年考古學方面的發現，證實朝鮮民族是阿爾泰民族的一支。

以上是中日韓三國阿爾泰學研究的現況，一般說來，成績已經可觀了。相信今後三國在東亞阿爾泰學會議的策勵和刺激之下，大家會一年比一年的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來。

四、參觀國內的滿文珍藏

記得過去兩次在日韓參加阿爾泰學會議的時候，集會討論之餘，我們與會的人都還參觀了東京、天理、大阪以及漢城等地的滿蒙文獻，發現他們收藏這一方面的書檔很多，尤其日本三大收藏中心，更是引人注意。

這次我們中國主辦會議，當然也不能少了這樣的一種參觀節目。會議籌備人預先安排了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三個下午，分別參觀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三個機關。國內這三個機關展出的滿洲文獻可以說是豐富多美備，日韓學者看了也不禁地表現出驚奇；中國經過這多年的戰亂，幾番的搬遷，竟然還能保存如許多的珍品！

故宮博物院向以收藏滿文檔案和滿文股本圖書聞名，這次展出的珍品很多，在檔案方面有：入關前製成的舊滿洲檔，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及起居注，歷代帝王的滿文本紀和聖訓，軍機處滿文摺包等等。書籍方面，刻本中選有：「日講易經解義」、「日講書經解義」、「皇清開國方略」、「平定金川方略」、「清文八旗通志」、「清文補纂」以及「御製增訂清文鑑」等等。鈔本則有「清文四書講章」和「清文欽定性理考原」等。蔣復璁院長爲了贊助第三屆東亞阿爾泰學會，在我國召開，特地爲代表們佈置了一間陳列室，室內桌上滿放着一堆堆的書檔，參觀的代表們可以自由翻閱，使人有一種親切之感。壁上掛着元清兩代帝后的畫像，真是琳瑯滿目。蔣院長在歡迎會上說這次展出的東西是院藏滿文書檔的一小部份，故宮珍藏之多，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斑了。

二十日午後到中央圖書館參觀時，走進南海學園就看到迎面一幅「阿爾泰學文獻特展」的匾額，代表們立刻就聯想到圖書館籌備先生們的週到和熱心。中央圖書館這次展出的雖然有少數的敦煌經卷和滿蒙圖書，但使參觀者印象最深的還

是以前珍藏在清宮裡的那些地圖。地圖中有純滿文的，有滿漢合璧的；有絹本彩繪的，也有紙本墨繪的。幅度大的大到中央圖書館的展覽室只能掛出一半。繪製之精，真是世間少見。實際上這批與圖確是珍貴無比的，目前世界上只有我們國內才有。從包達影館長的介紹中，我們知道這次展出的地圖共有十一種，四十多幅。它們是：「甘肅秦州圖」（滿漢合璧絹本彩繪）、「甘肅全省道里總圖」（滿漢合璧紙本彩繪）、「雲南軍營圖」（純滿文紙本彩繪）、「盛京五路圖」（滿漢合璧紙本彩繪）、「古北口科爾沁圖」（滿漢合璧紙本彩繪）、「口外各路圖」（純滿文絹本彩繪）、「烏喇等處地方圖」（純滿文紙本彩繪）、「內外蒙古圖」（滿漢合璧紙本墨繪）、「口外五路總圖」（純滿文紙本彩繪）以及「口外九大入圖」（滿漢合璧紙本彩繪）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展出的滿蒙文史料共四十件，其中三十七件是滿文的文獻，這些檔案和手稿雖然是零散的葉片，但也是極爲寶貴的罕見「孤本」。它們是：「明太祖實錄」（滿文手寫本）、「明仁宗實錄稿」（手寫本）、「明宣宗實錄稿」（手寫本）、「老滿文清太祖天命四年臣工宣誓書」、「老滿文清太宗朝戰績紀功錄」、「乾隆重抄滿文老檔草樣本」、「順治三年十二月滿文實錄稿」、「穆宗滿文實錄稿」、「康熙二十一年五月滿文起居注」、「清世宗諭兵部稿」、「乾隆八旗文武官員俸米黃冊」、「大清律例書稿」、「俄索里寧古塔山川志稿」、「崇德改元大赦詔書」、「崇德元年厘定親王

郡王貝勒貝子等頂帶規制詔書」、「崇德元年麻登云奏本」、「清太祖滿蒙漢文陵碑原稿」、「順治十二年前諭吏部諭旨」、「乾隆十六年太常寺卿烏凌阿紅本」、「嘉慶四年和碩成親王永理紅本」、「天聰九年朝鮮國王致金國汗書滿文譯本」、「康熙二十年琉球世子尚貞請賜襲封表」以及「咸豐三年俄羅斯外交文書譯稿本」等。

綜合三天的參觀，我自己有幾點欣喜的感覺：第一、我們知道：清朝自興起至覆亡，三百年間，滿文書檔可以說每朝都有，數量之多，實在足以汗牛充棟。然而自民國創立以後，國人一度由於種族成見，視滿洲文物爲敝履，因此當時流傳國外的很多。其後國內又因戰亂頻仍，流離失散的也不少。今天我們在臺灣還能看到這樣多的滿文資料，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第二、國內滿文收藏之中，清代檔案當然是史料中的瑰寶，也是當今世界其他地區不多見的。書籍部份我們雖不如歐美日本藏有很多滿文文學及宗教方面作品（從前北平圖書館有不少這類的書，目前不知能否安然無恙？），但是故宮博物院現藏的殿本經書、史書，很多都是外國收藏中心所無法收集的。第三、三年前我因在日本看到他們對滿文文獻的妥善保管，利用新式設備防蛀防潮而有感觸，曾在中副寫過雜感，並對國內滿文收藏的不公開發及任聽霉爛等情表示過一點意見；可是現在情形改觀了，故宮影印刊行了全部的「舊滿洲檔」，史語所也裱繕好那八十多冊「破爛」中的一部份了。年來著作中也有不少是利用滿文原始材料寫成的，能說這不是國內學術界的進步？